

蒲

银 晨

位于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最角落的雅浦岛是一个“石币之岛”，在那里流通着一种名为“斐”的石币，其地位之稳固甚至超过了美元。

相比大多数实物货币“持有即拥有”“交易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特性，石币的逻辑显然更接近今天的信用货币。无论是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普及的电子支付还是各国政府正在加紧推进的数字货币，仿佛都是石币的变体。唯一不同的是，“石”消失了，“币”留下了。

提起实物货币，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会浮现出金银，正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不是金银”。然而，却有一个小岛钟爱石头，而且一爱千年，直到今天。

小岛名叫“雅浦”，是位于西太平洋加罗林群岛最角落的一个岛屿。在那里，流通着一种名为“斐”的石币，其地位之稳固甚至超过了美元。

这可不是夸张。小岛目前的法定货币是美元，但岛上的土著居民在进行重要经济活动时，仍会选择用石币交易。

(一)

传说，公元500年左右，雅浦岛一位名叫安瓜曼的年轻渔民在航行中迷失了航向，漂到了一座无人岛上。岛上有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巨大石块。

安瓜曼将无人岛当成了“神”的领地。后来，他用小木舟带着几块岩石回到雅浦岛，并将其形容成是“神的馈赠”。这一说法得到了岛民的普遍认可。自此，这些在今天人们看来就是石灰岩的石块，却成了当地人的宝贝，采自无人岛的石灰岩成为当地人最重要的“财富”之一。

又过了500年，雅浦的一位部落酋长提议，大家一起出发去无人岛采石，并以石头为原材料制作货币，雅浦岛的石币自此诞生。

选择石头作为货币并不偶然。历史上，凡是能被当作实物货币的物品，大多极为稀有，且获取难度极大。显然，对于雅浦岛的岛民来说，无人岛上的石头就具备了这些特征。一方面，当地人没有任何机械工具辅助，“手工”开采石块殊为不易；另一方面，就算把石头辛辛苦苦开采出来，还得用小木舟运回来，可海上气候多变、风暴多发，整个过程可用凶险形容。

石币的体积越大，收益就越高，这带来了两层结果。从浅层次看，石币的重量、大小决定了财富的多少；从深层次看，由于巨型石币携带、交易太过麻烦，于是聪明的土著居民们决定采用“记账法”，即交易双方会在众人的监督下变更石币所有者，或者做一个记号以显示所有权易手，所有者无须实际持有也能确保自己的财富被认

可。甚至有些时候，交易完成后，石币还原封不动地留在原主人家中。

极为夸张的一个案例是，当时岛上有户人家被公认为“巨富”，即拥有一块巨大的石币。然而没有一个人，包括他们在世的家人，亲眼见过或触摸过这块巨大无比的“斐”。

相传，这笔公认的巨额财富来自两三代之前，先祖的一次石币开采活动。多年以前，他的先祖随岛上的勇者们去无人岛采石，找到一块大得出奇的“斐”。返程途中，海上刮起了风暴，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砍断缆绳，石币也随之沉入海底。回到岛上，所有人都作证说，这块“斐”的体积十分巨大，品质特别优良。岛民们认为，石币的丢失不能怪罪拥有者，石沉大海纯属意外。且石币“存放”于海底极为安全，无非就是换个地方保存而已，并不影响财富存在。于是，尽管今天的人们并没有见过这块巨大的石币，但它所象征的财富和购买力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户人家就这样成了当地巨富。

同样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发生于100多年前。1899年，德国人从西班牙人手里买下了加罗林群岛。当时雅浦岛上没有轮式交通工具，也没有可以行车的道路，只有一些小路连接着各个居民点。德国人想在岛上修路，要求土著居民配合。但对于赤脚走路的当地人来说，修路实在是没什么必要，工程也始终无法真正推进。

在充分了解当地的风俗文化后，德国殖民者决定向抗拒命令的部落首领征收“罚金”。他们委派了一个人，走遍那些抗拒命令的人家，在每家最有价值的石币上，用黑色墨水画上一个“十”字，并宣称这些石头已经被当作罚款没收了。这个办法立竿见影，所有的土著居民立刻行动起来，动手修路，把道路修得整整齐齐。工程完成后，当局又派出工作人员，擦掉了画在石头上的“十”字。转眼间，“罚款付清”，这些消失的财富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所有者手中。

(二)

二战结束后，曾经代管小岛的美国在1960年宣布，石币不属于现代货币，但并没有禁止其流通使用，这使得石币在土著部落中得以继续流通。

2017年英国版《国际秘闻》将雅浦岛现存的石币做了一个粗略统计，指出目前该区域内仍有3000枚至5000枚石币，其中有700枚仍在用，主要集中在雅浦主岛和3个外岛的9个部落内。这9个部落都将石币当作“先祖的荣耀”，储存的越多，家庭地位就越高，话语权也越大。

现存最大、历史最久的一枚石币现在

就存放在雅浦岛最大部落的酋长法尔梅德家的院子里。它高超过3米，重达7吨，大约制作于800年前。据酋长说，这枚石币的价值约等于迎娶20位土著妻子的聘礼。但因为是父亲与外岛部落决战后赢来的，自己不舍得使用。

目前，这枚最大的石币不仅是雅浦岛价值最高的石币，也被考古学家们认为是最具文化与考古价值的单枚石币。

(三)

1903年，美国人类学家威廉·亨利·福内斯三世漂洋过海来到雅浦岛，岛上独有的交易体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到美国后，他将岛上的见闻写成了《石币之岛》。这一作品影响了人们对货币及其发展史的认识。

凯恩斯在《货币论》的开篇中便写道：“账面货币是表示债务、物价与一般购买力的货币。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后面又写道：“福内斯的书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民族对货币的观念可能比其他国家的人聪明得多。雅浦岛的做法更有逻辑，储备黄金这种现代的做法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

199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学派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也高度评价了雅浦岛的石币交易体系。他归纳说：“无论石头还是黄金，本质上都代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信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会被接纳，被接纳的范围有多广。雅浦岛的岛民们明显对公认的实物货币并不关心，这表明货币可以不是商品，而是信用与清算构成的一套体系。”

石币现象在人类文明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这种奇特的货币制度本质上是以记账为特征的信用记录清算系统，体现出石币在交换过程中的两个价值：一是等价交换时的交换价值，二是交换完成后体现的信用价值。它的特点在于其流通方式，即流通是通过记账与债务核销、转移完成的。

(四)

雅浦岛的石币以及雅浦岛土著居民对交易的理解，在人类文明中是独一无二

的吗？其实，在更早的人类历史中也出现过类似的交易体系。

公元前3000多年，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将其书写在泥板上。据考古学家分析，这些楔形文字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商业、贸易和借贷有关，涉及大量计量单位与数量。一些学者据此认为，楔形文字很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记账。大量从事货币理论研究的学者由此推断，人类社会最早的货币，应该就是以记账符号形态存在的。

货币理论学说分成两个主要流派，分别为“发现派”和“发明派”。

“发现派”认为，货币是人类从自然中发现并加以运用的。“发明派”则认为，货币是人类有商业、贸易借贷活动后，以债务为起点诞生的。记账符号或者记账单位才是货币的本质，而实物货币只是现实中的替代品。“发明派”理论认为，货币的定义是“一般的、具有代表性的记账单位”。它排斥任何载体，只承认抽象的“记账单位”。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以记账单位为核心特征的现实货币体系正在深刻影响着人类世界。目前，在全球化经济交易体系中，各国都在使用自己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单位，例如中国的“元、角、分”，英国的“镑”等。

至今，所有英镑钞票上仍然印着这样一句话：“I 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 on demand the sum of × Pounds. (我承诺按票面向票面持有者支付×英镑。)”这与英镑的起源有关。毕竟，最初的英镑纸币其实就是国王向银行家借贷后，给予银行家的抵押书，王室签名的承诺让这样的信用和债务关系有了法律效力，并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也是石币尤其引起经济学家广泛兴趣的原因所在。

相比于大多数实物货币“持有即拥有”“交易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特性，石币的逻辑显然更接近今天的信用货币。

如今，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着信用凭证带来的便捷。从信用卡开始，交易变得越来越快捷、容易、普及。从本质上说，信用卡交易、储蓄卡交易、电子支付的交易与石币岛的交易如出一辙。只不过，银行扮演着岛民监督的角色，各种信用凭证的交易记录如同在石币上做出记号留下的痕迹，一切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相似。

我们很难判断货币交易的发展演化究竟是自然选择的回归，还是这个世界的创新引领者有意为之。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是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普及的电子支付，还是各国政府正在加紧推进的数字货币，仿佛都是石币的变体。唯一不同的是，“石”消失了，“币”留下了。

石币矗立在雅浦岛上静静地见证着世界的变化，而我们则在更加便捷、创新的交易体系中体验着世界的多姿多彩。人们都说，“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时代货币的新形态”，也许在后面还应该补上一句，“这样的新形态未尝不是一种回归”。

本版编辑 韩叙 周明阳
美编 高妍
来稿邮箱 gjb@jrbns.cn

金缮：因不完美而美

陈益彬

金缮是一种陶瓷修补技术，起源于中国、发扬于日本。日本工匠受中国漆艺和描金工艺启发，在陶瓷碎片的边缘处涂上清漆，将碎片黏合打磨，还原至器物原状。同时，在漆料将干未干之时，沿裂隙走势以金粉或金箔进行覆盖装饰，最后整体晾晒风干。

金缮工艺的核心在于工匠与自然“合作”，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善于向自然妥协。这种顺其自然的心境与独特的艺术手法，共同造就了颇具禅意的美学体验。

完美毫无疑问是一种美，那不完美呢？其实，换个角度看，不完美同样是一种美，而且，它还是美的源泉之一。金缮就是这样一种技艺。金缮是一种陶瓷修补技术，起源于中国、发扬于日本。众所周知，日本的陶瓷文化源自中国。然

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岛国来说，要制作陶瓷谈何容易！即便不谈制作陶瓷需要耗费的大量人力、必须掌握的复杂工艺，即便是作为原料的陶土也是极为稀缺的。这也使得陶瓷在日本历史上一直极为珍贵，从中国传入的陶瓷更是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使用。甚至陶器损坏后也很少有人一扔了之，而是要尽力修补，延长其使用寿命。在此过程中，日本各种陶瓷修复技术应运而生，金缮便是其中的代表。

日本儒学大家伊藤东涯在其著作《蚂蟥饼茶记》中记载，在室町时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政得到了一尊被日本视作国宝的南宋龙泉窑碗。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久远，碗底出现了刺眼的裂痕。足利义政命人将此碗带回中国，欲请大明皇帝赐其同款，未果。这次的经历让日本工匠不得不开始认真探索既美观又实用的陶瓷修补技艺。他们受中国漆艺和描金工艺启发，在陶瓷碎片的边缘处涂上清漆，将碎片黏合打磨，还原至器物原状。同时，在漆料将干未干之时，沿裂隙走势以金粉或金箔进行覆盖装饰，最后整体晾晒风干。修补后的陶瓷器物保留了原有的形态，黏合处的“伤痕”摇身一变，成了光彩

夺目的金色纹路——这就是金缮诞生的过程。金缮工艺与日本美学中崇尚的“侘寂”文化有先天的契合度。侘寂一词源自小乘佛法，本指朴素、自然而安静的事物，用于美学时可理解为一种自然的残缺之美。这种美通常只有在老旧或残破的物体上才能看到，充满着岁月感。

称其为自然之美，是因为用金缮技艺修补而成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毕竟，修补的位置和金丝的走势均无法提前预知，而是根据碎裂处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此外，器物何时会破损，何物破损也是随机的，这些都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金缮工艺的核心在于工匠与自然的“合作”，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善于向自然妥协。这种顺其自然的心境与独特的艺术手法，共同造就了颇具禅意的美学体验。

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就对金缮工艺推崇备至。据传，其徒弟古田织部为投其所好，故意打烂自己收藏的陶器，再以金缮修补，遭到了千利休的严厉谴责。因为金缮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工艺本身，而在于自然二字。古田织部的行为是刻意而做作的，已经歪解了他心目中的美学

真谛。

如今，伴随着现代工艺的不断进化，金缮已经演化出了不同的流派，艺术功能进一步凸显，应用范围也从陶器器具拓展至家具、玉器、砚台、古琴等。一些金缮艺术家至今还在沿用传统的描金技术，一些则将金缮与绘画、漆艺相结合，还有一些通过立体金缮和雕刻技术突破了“次元壁垒”，对原器物进行二次创作，进一步提升了器物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但无论艺术形式如何进步，修补残缺仍然是金缮工艺的起点，顺应自然依然是金缮工艺的靈魂和前提。

经过金缮工艺修补过的器物，似乎已注定不再完美。然而，器物身上耀眼的金色纹饰，又好像在向人们骄傲地讲述它亲历的挫败，以及如今的涅槃。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曾经的伤痕累累，就没有如今的华丽秀美。

究竟是完美更美，还是不完美更美？这似乎已经超越了美学的范畴，上升到了哲学的

高度。透过金缮，似乎可以窥探到人生的真谛：旦夕祸福，阴晴圆缺；人生不如意，十事恒八九，完美似乎永远那样遥不可及，失败好像总比成功来得容易。然而，人不是在一次次摔倒、爬起，一次次审视自己、重新来过中获得成长的吗？没有失败，成功的喜悦何来？没有经历过挫折与苦难，又怎能体会到幸福和美好？

失败和痛苦并不真的可怕，失去勇气与斗志才是最大的悲哀。顺应自然又不屈服于自然，承认伤痕但不甘于就此做一堆无用的碎片，永远怀揣着重生的信念，将累累伤痕变成闪闪“金线”，向世界展示自己“不完美的美”——这或许就是金缮带给我们的启示。

印象